

阿·托爾斯泰著

和歷的難苦

二



新文藝出版社

阿·托爾斯泰

苦難的歷程

第二部

一九一八年

朱 雯 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一九一八年

在清水中泡三次，在血水中浴三次，在灰水中煮三次。我們就再乾淨也沒有了。

第一章

一切都過去了。陰冷的風正在把一些廢紙——軍事佈告、戲院海報和喚起俄羅斯人民那『良心和愛國心』的傳單，在彼得堡的荒涼沉寂的街上捲來捲去。背後黏着乾了的漿糊的、五光十色的紙片，發出悉悉索索的、不祥的響聲，跟暴風雪的曲折蜿蜒的雪花，一塊兒捲着。

這便是最近震動京都的、喧鬧而酒醉似的騷亂所遺留下來的痕跡。趕熱鬧的人羣已經從街頭和廣場上走散了。冬宮①空洞洞地立着，屋頂給巡洋艦『阿芙樂爾』②上射過

① 冬宮 (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)：沙皇的宮殿。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，一直做着反動的臨時政府的大本營。——英譯者。

② 『阿芙樂爾』 (Аврора)：波羅的海艦隊一艘巡洋艦的名字，襲擊冬宮是以『阿芙樂爾』砲轟開始的。據聯共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第七章第六節：『「阿芙樂爾」巡洋艦以其向冬宮轟擊的砲聲，報導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紀元，即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紀元底開始。』——譯者。

來的一顆砲彈打穿了。臨時政府的委員、有勢力的銀行家、著名的將軍，都逃避到不知哪兒去了。燦爛的馬車、盛裝的女人、武官、文官以及心慌意亂的社會活動家，也都從冷落、骯髒的街頭不見了。夜裏，把店鋪大門用木板釘上的鐵鎚聲越來越多了。有幾家櫥窗裏，還陳列着一點東西：這兒一塊乳酪，那兒一塊腐敗的糕餅。可是，那也不過增加人們對於過去生活的懷念罷了。驚懼的路人緊挨着牆壁，斜眼瞧着巡邏——一羣羣意志堅決的人，大踏步走過去，便帽上佩着紅星，肩膀上扛着步槍，槍統朝着地。

北風把冰冷的寒氣吹進人家黑黝黝的窗子，飛進空洞洞的門廊，颳散了過去那驕奢淫佚的魔影。一九一七年年底，彼得堡是十二分可怕的。

它是可怕的，不可思議的，難以理解的。一切都過去了。一切都取消了。一個戴着破爛帽子的人，手裏提着漿桶，拿着刷帚，在被暴風雪掃過的街上來來去去的奔跑。他不停地貼着一張張最新的佈告，貼得那古老的牆基上盡是一塊塊白的。頭銜、勳爵、恩俸、軍官的肩章、字母B^①、上帝、私有財產以及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的權利——一切都完了。取消了！那個貼標語的人，從帽簷底下狠狠地往玻璃窗裏瞅了一眼，在這些玻璃窗裏面，人們穿着氈鞋和皮大衣，還在冷冰冰的房間裏踱來踱去，絞着手，一遍又一遍地說：

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？還會有什麼事發生呢？俄羅斯的毀滅，一切的末日……死

① 字母B：這個俄語字母，在十月革命以後給廢除了。——譯者。

亡！……』

走近窗子，他們看見對過那座住着『老爺』的房子前面——從前，這兒總有一個警察筆直地站着，眼睛直瞪住灰色的正門——現在停着一輛長長的運貨篷車，幾個武裝的人正在從屋子的敞開着的門裏，搬出來傢具、地毯和圖畫。大門上掛着一方紅布旗，下面出現了『老爺』，他蓄着兩撇史柯倍來夫將軍式的頰鬚，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，正在挪挪擦擦地走着，搖着他那頭髮灰白的腦袋。他們把他趕走了！在這樣的嚴寒中，他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隨他愛上哪兒去吧。……這正是他『老爺』——國家機器的重要骨幹哪！

夜來了。天色墨黑，既沒有一盞街燈，也沒有一星窗子裏透出來的光亮。沒有煤，可是大家都說斯莫爾尼①仍然燈光晃亮，而工廠區也都是點着燈的。風在受到糟蹋和轟擊的城市上空怒吼着，在滿是窟窿的屋頂上呼嘯：『糟啦！糟啦！』黑暗中爆出了槍聲。誰在放槍，為什麼放槍，向誰放槍啊？豈不就是那個閃爍着火光、將雪雲染紅的方向嗎？那是酒庫在焚燒哪。……人們淹在地窖裏那爆裂了的桶子中流出來的酒裏。……滾他們的，讓他們活活地給燒死吧！

① 斯莫爾尼 (СМОЛНИ)：彼得格勒一個女子大學，一九一七年十月做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本營。據聯共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第七章第六節：『彼得格拉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所在的斯莫爾尼，成了革命底戰鬥司令部，從這裏發出戰鬥的命令。』——譯者。

唉，那些俄羅斯人，那些俄羅斯人哪！

那些俄羅斯人，一列車一列車的，成千上萬的，從前線湧回來，回到他們的家裏，回到村莊，回到大草原，回到沼澤，回到森林……回到土地上，回到他們的女人那兒……在那窗子破碎的車廂裏，他們一動不動地站着，水洩不通地擠着，擠得沒法兒把死尸從人羣中拖出來，扔到車窗外面去。他們擠在緩衝機上和車篷頂上。他們有的給凍僵了，有的掉在車輪底下，有的被低垂的橋洞撞碎了腦袋。他們把任何落到他們手裏的東西，都塞在箱子和包裹裏——這些東西，在農莊上說不定會有用的：機關槍、步槍機、從死人身上拿下來的零星雜物、手榴彈、步槍、留聲機，還有打車廂座墊上割下來的皮革。祇有錢是不要的——那東西，連拿來捲紙烟都不抵用。

兵車在俄羅斯的原野上慢慢地爬着。到了車站便精疲力盡地停下來，這些車站窗子都破碎了，門都從門紐上脫落了。每個車站上總有一陣猙獰的咆哮。於是穿灰大衣的人，響動着步槍的扳機，從車頂上跳下來，跑去找尋站長，把那個世界資產階級的走狗當場送了命。『給我們一輛機車……你活厭了嗎，真是的，你這個婊子養的？讓列車開走啊！……』他們奔到快要斷下氣來的機車前面，司機和火伙都已經逃進大草原去了。『去拿煤啊！去拿木柴啊！把柵欄拆掉，把門窗砍掉拿來啊！』

三年以前，沒有多少人問起：自己在跟什麼人打仗，為什麼要打仗。天空好像裂開了，

地面好像震動了；動員，戰爭！人們都明白：發生可怕事情的時候已經到來。舊的生活方式已經過去了。拿起槍桿子來吧！不管將來怎麼樣，舊的樣子總是不會回復的了。幾百年來鬱積着的怨恨，現在沸騰起來啦。

三年來，人們已經明白戰爭是什麼。前面是機關槍，後面是機關槍——要是活着，就躺在糞堆和虱子窩裏。隨後，一陣震動，他們的頭腦發昏了——革命！……清醒過來的時候，他們就問：『咱們怎麼搞的啊？難道又要給出賣了嗎？』他們聽到那些鼓動員說：咱們從前做了傻瓜，可是現在都應該聰明一點了。……咱們打仗已經打夠啦——現在讓咱們回家，讓咱們去報仇吧。現在，咱們知道咱們的刺刀該往誰的肚子上戳去。現在，已經不再有沙皇，不再有上帝。祇有咱們自個兒。讓咱們回到家裏去分土地吧！

從前線開回來的兵車，彷彿犂頭一樣穿過俄羅斯的原野：讓那些破損的車站、毀壞的機車、遭過搶劫的城市落在後面。從鄉村和農莊裏傳出來咕咕唧唧、琤琤琮琮的響聲——那是人們用銼刀在鋸斷步槍的槍柄。俄羅斯人民在他們的土地上認真地生活下來了。在農舍中，又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樣，燃點着松明，女人們在她們曾祖母的手織機上拉着經線。時間彷彿又倒流回去，回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。這是在冬天，是第二次革命，就是十月革命爆發的那一年。……

給飢餓所襲擊、給鄉村所掃劫、給北極風到處颳着的彼得堡，給敵人所包圍，給陰謀所

震動，已經成了一個沒有煤、沒有麵包、工廠的烟囱裏不再冒烟的城市，一個彷彿暴露着的人腦似的城市，這時候却從柴爾斯柯伊·賽洛的無線電台上，不斷地廣播着活像炸彈似的狂暴的意見。

『同志們！』一個瘦小個子反戴着一頂芬蘭便帽，站在花崗石座腳上，在寒冷的空氣裏沙啞地嚷，『逃兵同志們，你們用背對着那些帝國主義者的壞蛋。……我們彼得堡工人，告訴你們：你們幹得對，同志們！……咱們不會去當血腥的資產階級的傭兵。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！』

『打倒……打倒……打倒……』在滿臉鬍鬚的士兵羣中，懶懶地傳播着這樣的呼喊。他們肩上還扛着步槍，背上還揹着包裹，疲憊而沉重地站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人像前面。沙皇那烏黑巨大的人像上蓋滿了雪，而那敞開着短外套站在粗壯的銅馬頭底下的演說者，也渾身蓋滿了雪。

『同志們！……咱們這會兒可還不能擱下咱們的武器！革命在危急中……敵人從世界的四面八方正在起來反對咱們。……在他們貪婪的手裏，有的是山一樣多的金子和可怕的毀滅性的武器。……他們想看到咱們淹死在血泊裏，暗自高興得打抖。……可是咱們都不怕。……咱們的武器就是咱們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熾熱的信心。……這革命就要來

了，已經很近了。……」

風把其餘的話都吹散了。一個肩膀寬闊、衣領向上翻着的人，走到紀念像旁邊站住了。他彷彿對那座人像、那個演說者、那些揹着包裹的兵士，全不在意似的。可是突然間，有幾句話却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不過引起他注意的與其說是這幾句話的本身，毋寧說是那個站在青銅的馬嘴底下的人嚷着時的那股狂熱的信心：

『……你們要明白……半年以後，一切罪惡的根源——金錢——就要被永遠消滅了。……再也不會有了飢餓，再也不會有了貧窮，再也不會有了屈辱。……你們要什麼東西，就可以到公共倉庫裏去拿。……同志們，咱們可以用金子來造公共廁所啊。……』

那時候，一陣挾着雪花的狂風，直吹進演說者的喉嚨裏。他暴躁地、懊惱地俯着腦袋，開始咳起嗽來，而且咳個不停。他的肺葉好像要爆裂似的。兵士們站了一會，隨後晃動着高頂便帽，紛紛走散了——有的走向車站，有的穿過城市到了對岸。那演說者也從基石上爬下來，他的手指在凍了冰的花崗石上滑着。那個衣領向上翻着的人，便輕聲招呼他道：

『羅勃萊夫，你好。』

華西里·羅勃萊夫仍然在咳嗽，扣好了自己的短外套。他沒有伸出手去，却氣沖沖地直瞪着伊凡·伊立奇·戴勒琴。

『哦，有什麼事啊？』

『我很高興看見你。……』

『那些個死鬼，那些個獸子，』羅勃萊夫向蓋着雪的車站的模模糊糊的輪廓瞥了一眼，說：『車站前面，在他們的包裹旁邊，滿面鬍鬚，渾身虱子的前線士兵，一簇簇一羣羣地站着。』你怎麼能使他們搞通呢？他們都像螳螂一樣從前線跑回來了。好一些莽漢！……實在需要一點恐怖咧。……』

他那凍得冰冷的手把夾着雪片的風抓了一把。……他的拳頭裏彷彿抓進一樣看不見的什麼東西。他的手還是伸出着，全身打了一陣抖。……

『羅勃萊夫，老朋友，你是十分了解我的。』（戴勒琴把衣領翻下來，向羅勃萊夫的土灰色的臉軀下身去。）『……看在上帝的面，請你給我解釋一下。……我們都把脖子放在圈套裏啊。……德國人祇要高興，過一個星期就會到彼得格勒來。……你要知道，我對政治是從來不感興趣的。……』

『你這是什麼意思啊——不感興趣？』羅勃萊夫好像渾身汗毛都豎了起來，臉色很難看，向他轉過身去。『那麼，什麼事情你纔感覺到興趣呢？你知道，現在不感興趣的是些什麼人啊？』他狂暴地直瞅住伊凡·伊立奇的眼睛。『那些守中立的，都是人民的敵人。……』

『那正是我想跟你談談的事。……可是，你說話不能像一個人一樣嗎？』

伊凡·伊立奇也暴怒得汗毛直豎起來。羅勃萊夫從鼻孔裏吸了口深長的氣。

『你真是一個古怪的傢伙，戴勒琴同志。……哦，這會兒我沒有工夫跟你談——這個你能瞭解嗎？』

『聽我說，羅勃萊夫，我現在處在這樣一種情況裏。……你有沒有聽到，科爾尼洛夫正在頓河那邊發動人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們已經聽到了。』

『我想往頓河那邊去……又想跟你們在一起。……』

『又想這樣，又想那樣，那是什麼意思啊？』

『我想知道哪一邊是對的。……你是爲了革命，我是爲了俄羅斯。……也許，我也爲的是革命。……你知道，我是一個前線的軍官啊。……』

羅勃萊夫那雙黝沉沉的眼睛裏，憤怒已經消失，祇剩下睡眠不足的疲乏了。

『那麼好吧，』他說。『你明天到斯莫爾尼來找我。……俄羅斯！……』他搖搖頭，笑

了笑。『你的那個俄羅斯，真叫人發瘋。……她叫我眼睛都冒血了。……可是歸根結蒂，我們大家都還要爲她而犧牲。……你現在到波羅的車站去。那邊有三千光景逃兵，在地上已經躺了三個星期。召集他們開一個會，爲蘇維埃政權做一點宣傳。……告訴他們：彼得格

勒需要麵包，我們需要戰士。……』（他的眼睛又燃燒起來。）『告訴他們，要是他們光躺在火爐上搔肚子，那麼他們都會像畜生一樣地完蛋的！他們照這樣搞革命，簡直應當挨一頓鞭子！……把這些個意思塞進那些笨蟲的腦袋裏去！……現在，除了蘇維埃政權，沒有人能夠挽救俄羅斯，也沒有人能夠挽救革命的了。……明白了嗎？現在，天下沒有再比我們的革命更加重要的了。……』

戴勒琴在黑暗中順着結了冰的梯子，走到五層樓上。他摸索着門，先是敲了三下，隨後又敲了一下。有人從裏邊走到門口。沉寂了一會兒，他女人纔小聲問道：

『誰啊？』

『是我，是我，達莎。』

門背後一聲歎息。於是鎖鏈響了起來。鐵鈎扭了好久。可以聽到達莎在唧唧噥噥地說着：『唉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』她終於把門開了，馬上在黑魆魆的過道中走回去，往什麼地方坐下了。

戴勒琴小心翼翼地關上門，拴好所有的鐵鈎和門門。他脫掉套鞋，往口袋裏摸索——『該死，沒有火柴！』還沒把外衣和便帽脫掉，他就將手伸出在前面，朝着達莎消失的方向走過去。

『真是豈有此理，』他說，『又沒有電燈了。達莎，你在哪兒？』

停了一停，她纔從書房裏低聲說道：

『燈是亮過一下的，可是一會兒又滅了。』

他走進書房，這是全屋子裏最暖和的一間房，可是今天連這兒也冷得很。他向四周掃了一眼，可是看不清什麼；他甚至連達莎的呼吸也聽不到。他很想喫東西，尤其想喝茶。可是他覺得：達莎什麼都沒有準備。

翻下了衣領，伊凡·伊立奇在靠近沙發的一張安樂椅上坐下來，臉朝着窗子。外面，在雪花紛飛的黑暗中，晃動着一縷朦朦朧朧的光。從喀琅施塔得，也許從更近的什麼地方，探照燈正在天空中搜索。

『我該把火爐生起來，』伊凡·伊立奇暗自尋思。『我怎麼樣問問達莎，不要惹她生氣，問她火柴放在哪兒。』

可是他畢竟下不了決心這樣問她。他很想確切知道一下，她在幹什麼——到底在哭泣還是在瞌睡？這兒實在太沉寂了。沙漠似的沉寂，瀰漫在整個幾層樓的屋子裏。祇有從什麼地方傳過來疏落微弱的槍聲。忽然間，枝形燈架上的六盞電燈亮了起來，紅盈盈的微光在房間裏朦朧地照耀。原來達莎坐在寫字檯旁邊，一件皮短襖披在她身上，一隻腳穿着氈靴伸出在前面。她的頭擱在書桌上，一邊的腮幫貼着一塊吸墨紙板。她的臉很清瘦，

很苦惱，眼睛睜得很大——原來她連眼睛都沒有閉上呢！——她坐着的那種姿勢，既不舒服又不自然，那麼樣彎腰曲背的……

『達辛嘉，你不能老是這樣子下去啊，』戴勒琴含含糊糊地說。他爲她難過得受不住。他走到寫字檯那兒。可是那幾盞電燈的紅絲閃了幾閃，隨即又熄滅了。這燈光，前後祇亮了幾秒鐘。

他站在達莎背後，屏住氣，僵下身子去。不聲不響地撫摸一下她的頭髮，那彷彿是再簡單也沒有的。可是她竟像死尸一樣，他走近去，她竟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
『達莎，你不要這樣子折磨你自己。……』

一個月以前，達莎生過一個孩子。孩子是男的，可是三天就夭折了。分娩前受了一次大驚，因此纔流產下來的。有一天黃昏，在戰神廣場上，兩個異乎尋常地高大的人，穿着飄啊飄的屍衣，撲到達莎身上。他們一定就是大家所知道的『跳人』，腳底下裝着特製的彈簧，在那種離奇的時代，使整個彼得格勒弄得很恐怖。他們朝着達莎咬緊牙齒，吹着口哨。於是她跌倒在地上。他們剝掉了她身上的大衣，便三腳兩步的跳過了天鵝橋。達莎在地上躺了好半天。雨傾盆地直注下來，夏花園裏光禿禿的菩提樹瘋狂地瑟瑟作響。在豐登嘉河後面，有人拖長着聲音在尖叫：『救命！』孩子在達莎的肚子裏踢着小腳，好像在要求出世了。

他着急得很，達莎就站起來，穿過特羅依茲基橋。風把她攆到鐵欄干那邊去，濕漉漉的衣裳，又把她的腿子給絞住了。沒有一點燈光，也沒有一個路人。下面是汹涌澎湃的，墨黑的尼瓦河。達莎一過橋，便覺得第一陣劇痛。她知道自己是到不了家的了，就祇想掙扎到一株樹底下去避一避風。到了克拉斯尼依·佐里街上，她纔給一個巡邏的喝住了。那兵士手裏拿着步槍，向她那死灰色的臉彎下腰去：

『他們把她的衣服都剝掉了，那些個混蛋！哦，她還懷着身孕呢。』

他把達莎送回家，扶她上了五樓。他用槍柄碰着房門，等到戴勒琴開了門探出頭來的時候，便又向他吆喝道：

『你怎麼好讓太太晚上一個人出去啊？她差點兒就在路上生孩子。……你們這些魔鬼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的混蛋！……』

當夜就開始了陣痛。一個愛嘮叨的收生婆出現在寓所裏了。臨盆的時間足足拖延了一天一夜。孩子在落地過程中喝了水，因此一生下來就透不過氣。她們把他拍着，擦着，還往嘴裏吹氣進去。他這纔蹙皺着臉，哭了。雖然孩子開始咳嗽，可是那收生婆却一點不灰心。他成天像小貓一樣悲慘地哭着，而且不肯喫奶。後來哭泣停了，光是喘氣。直到第三天早晨，達莎把手伸到搖籃裏去，却馬上縮回來——她摸到小孩子已經渾身冰冷了。她把他抓過來，解開衣服——幾莖美麗的、稀疏的頭髮，直豎在他那高高的頭蓋骨上。